

妹搽脂抹粉白脸脸，让哥哥眨眨你那毛眼眼……”胆大的小媳妇们也会和纤夫对唱上几曲。岸边、船上你一句我一曲地对唱起来，唱得让人心旷神怡，顿时忘却了一路的劳苦。

纤夫一上船，便是一场生离死别般的漂泊，只要双脚实实在在踏在黄土地上，便是最大的幸福。

乡里有句顺口溜：“好男不当河西的兵，好女不嫁搬船的汉。”纤夫大多数是光棍汉，他们不置房置地，一人吃饱全家饱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手里有几个活泛钱，便喝小酒、唱山曲，熬不住的，就娶个搁家



黄河船工午餐

里放心的丑媳妇儿，回来有个暖被窝的女人，足矣！这就是纤夫大苦中的大乐。

随着旅蒙商道的衰落，曾经繁忙的黄河商船和纤夫号子已不复存在，马栅乡的商贾云集和码头的喧嚣已成为历史。这里又成了黄河边上一个静谧的小村庄，昔日的纤夫船工大多已“解甲归田”，他们的后代把祖辈的船改装成柴油船，在黄河渡口突突地行驶着，运送着南来北往的客商和粮草。在黄河之滨，那些与黄河搏斗的纤夫们，他们的故事不仅是惊心动魄的传奇，更是承载着家族希望与民族梦想的不朽篇章。这些故事，成为老纤夫们茶余饭后永远讲不完的传说，也是他们坚韧不拔精神的见证。



黄河大鲤鱼

（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、原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主席。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）